

榮譽社會科學博士范徐麗泰女士

贊辭由陶黎寶華教授撰寫及宣讀

副監督：

古代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（公元前 384 至 322 年）在《政治學》說過，男性生來管治人，女性生來受人管治。又說只有男性才可以參與政治，探討為政之道，替「城邦」（Polis）立法司法，維持綱紀。女性不許涉足政治，廚房和閨房才是她們的歸宿所在。其原因在於只有男性才具有理性思考的能力，只有他們才適合參與管治國家。女性思維由於缺乏理性，就當守好本分，生育持家。古代詩人索弗克里斯（公元前 495 至 406 年）有云：「女人沉默便積德」，亞里士多德亦表贊同。上述觀點，何止見於古希臘，怪不得有史以來，女性長期遭受排斥，不得參政議事。

二千多年過去了，我們從亞里士多德的古代城邦來到當代這個自由民主的社會，但放眼所見，21 世紀的政治，仍然是個男尊女卑的局面。可是大家已了解到，亞里士多德錯了。范徐麗泰女士，還有為數眾多的同代女性，都已體現：女性不再被傳統社會文化根深柢固的性別偏見嚇倒。反之，她們積極投入社會參政議事，她們的理性聲音，天下遍聞。

我們所認識的范徐麗泰女士，以及她在政治上的卓越成就，證明了女性完全掌握理性思維，能理性地審議斷事，也能以自由平等的公民身分，與男性一起成就香港社會的自治事業。

1983 年，范太成為立法局議員，政治生涯開始。1989 年獲委任為行政局議員，身兼兩局議員之職直至 1992 年。香港 1997 年回歸祖國後要成立「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」，為此，范太在 1993 至 1997 年這個關鍵時期，先後加入了「預備工作委員會」，以及「籌備委員會」成為委員，更在特區成立後首年過渡期出任「臨時立法會」主席。1998 至 2004 年，在根據《基本法》而成立的立法會中，范太兩度獲選為主席。2004 年，范太在立法會直選中贏得逾 65,000 票，其後第三度當上立法會主席。自 1998 年起，范太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香港區代表，此外還擔任多項重要公職，包括「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」監察顧問等。

范太從政的一段年日，正好是香港政治體制穩定性受到嚴峻考驗的時期，就是在實施史無前例的「一國兩制」的那個過渡階段。這是香港最好的時代，社會更替、高

度自治，給人們帶來了憧憬；這也是香港最壞的時代，前景未明，社會穩定備受威脅。

身為香港最高立法機關的主席，范太知道的角色，就是既讓議員暢所欲言，又使大家守秩序按照議事規則進行辯論。她深知，能否把持自由議事的原則，乃是政治體制能否邁向長期穩定的關鍵。香港社會日趨多元、民眾之聲日壯，有鑑於此，范太致力在議會開創一種按理性、守規則的自由辯論文化，藉此來造就香港的自主、自治和民主化。

范太是香港有史以來的首位立法會女主席，她寄願香港成為一個理性管治的社會，公民享有自由解釋自己的理由，也甘心聆聽別人提出的理由。她深信，大家公開議事時能如此尊重理性，民主自治才會有基礎。她的理想，就是著名美國政治哲學家約翰·羅爾斯（John Rawls）所講的「公共理性的理想」（1997年）。按照這個理想，我們都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，有義務按公共理性的原則彼此相待，各抒己見。

對范太來說，立法會樹立公共理性的模範，責無旁貸。她說：「我的職責，是要在議論基本原則和政策的時候，貫徹公共理性，一面維持正常公允的議事程序，一面平等地對待和尊重社會上各樣不同的聲音。」

按公共理性辦事，有助於裁決爭端，也可使日漸多元化、言論自由的社會變得更多姿多采。要令社會多元和諧，又要和平地解決爭端，就得依賴公民，齊心高度尊重言論自由和自治精神。范太深信，參政活動和公民教育，可以幫助年青一代學習如何奉行這些重要的價值觀。

范太回憶自己的這些價值觀，最初是從老師身上學到的，他們總把她看為具有理性思維的人。有一次逃學，沒有留校在圖書館裏做功課，而跟了一些同學去看電影。被抓後以為將要受到處分，但校長卻要她就自己的行為提出理據，分析自己行為的對與錯，及建議校方如何才能公平處理這件事。校長的做法，固然出乎她意料之外，但也藉此讓她學會如何尊重自己、尊重別人。

「我日漸相信這個道理，就是人性裏大家共有的基本價值，是民主社會所必須持守的。故此，整個香港教育制度應該向年青的一代灌輸這些觀念。辦教育，就當為了培育一個『整全的人』而辦。」她說。

1990至1992年，范太擔任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，在她領導下，委員會發表了第四號和第五號報告書，其中反映了這套她大力促進的教育理念。她深信，教育宗旨不

只在於謀生，而是在於為下一代擔任公民做好準備，自由而平等地過活。

縱使在女性參政方面，亞里士多德說得不對，但他的其他觀點還是對的：為政須靠理性、審慎與美德監察司法運行，維持法紀，及保障公益。范太位居公職，領會亞里士多德在管治藝術方面的智慧，也深明儒家「慎獨」的重要，自覺為民肩負重任，審慎行使職權。

「在立法會當主席，我不敢說每次都成功履行了職責。撫心自問，在堅守理性和在公平議事程序方面，還有不少地方我要改進。公職人員自當審慎、自省、自覺，在要求別人做到最好之前，理應同樣要求自己做到最好。這是我一直堅守的信條。」范太說。

儘管范先生早年患病，而且不幸於去年 11 月辭世，范太從未缺席立法會的每周例會。范太能沉着面對，是因為相信丈夫會一如既往，永遠與她同在。從政 20 年來，丈夫一直支持她，尤其是在選舉期間，即使已經虛弱非常，仍然支持着她，這是她堅忍力量之泉源。范太本人在 2001 年接受過乳癌手術，亦曾在 1995 年把一個腎臟捐給女兒。生老病死對於她是自然不過的事。雖然丈夫去世，令她深感哀痛，但范太仍能安然如常主持立法會會議。她從未猶豫，丈夫亦想她這樣做，也心裏明白，丈夫的祝願便是如此，別無他想。

這倒讓我們記起莊子（公元前 369 至 286 年）喪妻「鼓盆而歌」的故事，莊子並沒有肝腸寸斷，而范太在丈夫離世這件事上，也顯示出她已徹悟莊子「安時而處順」（《莊子·養生主》）的人生哲學。

范太憑人性推動公共理性、爭取民主自治之同時，從未忽略關懷弱小，作育英才，因為這些價值才是一個真正自由社會的根本。為了追求這理想，范太全心全意地為了完善本地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，委身終生。她是女性有心從政的靈感泉源，是倡導全人教育的力量泉源，也是追求自由公平社會的智慧泉源。

副監督先生，為了表揚范徐麗泰女士對香港社會的卓越貢獻，本人謹恭請閣下頒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予范徐麗泰女士。